

公案小说集

GONGGAN XIAOSHUO JI



天津古籍出版社

公案小说集

第一卷

新民公案·海公案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民公案·海公案/天津古籍出版社编. —天津:天津
古籍出版社, 2006. 12

(公案小说; 1)

ISBN 7-80696-376-6

I. 新... II. 天... III. 侠义小说—作品集—中国—
—明清时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7097 号

公案小说集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责任编辑:杨莲霞 董春晓

封面设计:三石工作室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总印张:78.5

2006 年 12 月第 2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80696-376-6

定 价:398.00 元

总 目 录

第一卷 新民公案

海公案

第二卷 百家公案

李公案

第三卷 包公案

于公案(上)

第四卷 于公案(下)

蓝公案

狄公案

第一卷 目录

新民公案

新民录引 (3)
郭公出身小传 (3)

欺 昧

富户重骗私债 (5)
断客人失银 (8)
女婿欺骗妻舅家财 (10)
罗端欺死霸占 (14)
断妻给还原夫 (17)
设计断还二妇 (19)

人 命

吴旺磊算打死人命 (23)
争水打伤父命 (26)
磊骗书客伤命 (28)
断问驿卒偿命 (30)
游旆谋毒三命 (31)
强僧杀人偷尸 (33)

谋 害

- 猿猴代主伸冤 (36)
断拿乌七偿命 (38)
木匠谋害二命 (39)
井中究出两尸首 (43)
鳄渚究陈起谋命 (46)

劫 盗

- 问石拿取劫贼 (49)
金簪究出劫财伤 (52)
双头鱼杀命 (54)
谋客生子报仇 (57)
山庵劫杀生员 (57)
赌博谋杀童生 (57)

赖 骗

- 做柴混打害叔命 (61)
争鹅判还乡人 (63)
判人争盗茄子 (64)
争子辨其真伪 (64)
骗马断还原主 (66)

伸 冤

- 水蛙为人鸣冤 (68)
究辨女子之孕 (70)
剖决寡妇生子 (72)
前子代父报仇 (74)

公案小说集



奸 淫

判问妖僧诬俗	(77)
江头擒拿盗僧	(80)
捉拿“东风”伸冤	(81)
净寺救秀才	(82)
和尚术奸烈妇	(86)

霸 占

改契霸占田产	(89)
兄弟争产讦告	(92)
追究恶弟田产	(94)
豪奴侵占主坟	(97)
佃户争占耕牛	(100)
邻舍争占小驹	(101)

海 公 案

第一回 海夫人和丸画获	(105)
第二回 张寡妇招婿酬恩	(108)
第三回 喜中雀屏反悲失路	(112)
第四回 图谱鸳枕忽感居丧	(115)
第五回 严嵩相术媚君	(119)
第六回 海瑞正言服盗	(122)
第七回 奸人际会风云	(125)
第八回 正士遭逢坎坷	(129)
第九回 张老儿借财被骗	(132)
第十回 严家人见色生奸	(136)

公案小说集



第十一回	张仇氏却媒致讼	(139)
第十二回	徐指挥守法严刑	(142)
第十三回	三部堂同心会审	(146)
第十四回	大总裁私意污文	(149)
第十五回	张贵妃卖履访恩	(153)
第十六回	海刚峰穷途受救	(156)
第十七回	索贿枉诛县令	(159)
第十八回	抗权辱打旗牌	(163)
第十九回	赃国公畏贤起敬	(166)
第二十回	圣天子闻奏擢迁	(170)
第二十一回	海瑞竭宦囊辱相	(173)
第二十二回	严嵩献甥女惑君	(177)
第二十三回	张志伯举荐庸才	(180)
第二十四回	海主事奏陈劣迹	(183)
第二十五回	青史笔而戮首	(187)
第二十六回	红袍讽以复储	(190)
第二十七回	贤皇后重庆承恩	(193)
第二十八回	奸相国青宫中计	(196)
第二十九回	怒杖奸臣获罪	(199)
第三十回	恩逢太子超生	(203)
第三十一回	冯太监笞杖讨情	(207)
第三十二回	邓郎中囹圄救饿	(210)
第三十三回	赦宥脱囚简授县令	(214)
第三十四回	访查赴任票捕土豪	(217)
第三十五回	酬礼付谋窥恶径	(220)
第三十六回	窃书失检受奸殃	(224)
第三十七回	机露陷牢冤尸求雪	(227)
第三十八回	案成斩暴奉旨和番	(231)
第三十九回	诈投递入寨探情形	(234)
第四十回	计烧粮逼营赐救玺	(237)
第四十一回	设毒谋私恩市刺客	(240)
第四十二回	施辣手药犯灭口供	(244)

公案小说集

第四十三回	畏露奸邪奏离正直	(247)
第四十四回	卖凶杀害被获依投	(251)
第四十五回	催贡献折服安南	(254)
第四十六回	捏本章调巡湖广	(258)
第四十七回	巡抚台独探虎穴	(260)
第四十八回	黄堂守结连贼魁	(264)
第四十九回	逃性命会司审案	(267)
第五十回	登武当诚意烧头香	(270)
第五十一回	小严贼行计盗妾童	(274)
第五十二回	老国奸诬奏害皇叔	(277)
第五十三回	礼聘西宾小严设计	(281)
第五十四回	鸡奸庠士太守逃官	(284)
第五十五回	王太监私党欺君	(287)
第五十六回	海尚书奏阉面圣	(290)
第五十七回	刚峰搜宦调任去钉	(294)
第五十八回	继盛劾奸矫诏设祸	(297)
第五十九回	仆义妾贞千秋共美	(301)
第六十回	臣忠士鯁万古同芳	(305)



公案小说集



公案小說集



新民公案



新民录引

我无为而天下化，太上则然。皋陶为士师，而夏台、羑里、虞芮质成，则知明德新民。子元元者，当刻刻为之并茂也。于公为政，世鲜冤民。阳卢典刑，示以得情勿喜。其视三木囊头、请君入瓮、罗织株蔓，语劫民则可，如曰是新民也，夫谁信之！汉文禁肉刑，唐宗禁笞背，宋祖恤冤狱，宜其当时之民，焕然作新，颀颀向风，较之画地不入，刻木不对，岂不大径庭哉！我吉州青螺郭公，以明德掇巍科，以新民莅六省，盖将以明者新之民，而以新者效之君。初任建州，忠信人不忍欺，明决人不敢欺，片言折狱，不啻神明。后刺岭表，潮民罔不自以为不冤。自是而三晋无强梁，两川多淳谨，杭、严大畏民口，云、贵心悦诚服。《传》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既以父母斯民，为王道，则新民之体已立，而新民之用大行。区区听讼，仅治功之绪余耳。但甘棠存召绩，镌石垂不朽。故纪公六省理人之政，每每概揭其一、二于篇什。非贡谏也，欲俾公今日新民之公案，为万世牧林总者法程也。有志而喜，于是乎乐谈，而镂之剞劂。

大明万历乙巳孟秋中浣之吉
南州延陵还初吴迁拜题

郭公出身小传

按：公吉之泰和南乡人。公之先，累世积德，好善乐施，雅重文学。传至公之封君孺人，身虽以编户殖货为家计，而乐善之心尤笃。公生于世庙壬寅之岁，年甫食食，即能默诵《孝经》、《曲礼》，九龄出就外傅，颖悟迥越类萃。博猎经书子史，日记数万言，饶为之。迨成童，业举子业，锋刃便自逼人。督学使阅其文，即知公天下士也。庠于府，群儒辈莫不宗师之。母欧阳氏，恪闲姆教，听从婉婉，而敬戒兼备，有古馐野断机风度。穆宗庚午乡试，

公案小说集



公以《易经》入彀，魁于燕京。辛未会试，公赴礼部，时江陵张公主试，陈吉□、张洪阳同为考官，公复于邓新建文节公榜，取居第六。是亦易之二卷也。观政刑乡庭试，愿求外补，以展致君泽民之略。铨部，嘉其有志为民，补员建州节推。公自入建，仁明智勇，并运彰殚，毫无假借，柔不茹，刚不吐，真所谓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斧钺者。其二千石乃旰江邵公廉，居官殊无治行，未免以封靡刻数闻，公独镇之以勤谨和缓。每从代巡简阅，入闽刑赋，至一郡则一郡神明父母尸祝之，称之为“一路福星”也，称之为“召父杜母”也，称之为“来何暮”也，甚至称之为“宁为刑罚加，毋为陈君短”也。三年考绩，公以耿介不阿，见忤当路，左迁燕台监丞，品秩虽丞，而大司成则不肯丞之。《圣经贤传》曰：“率海内士子，朝夕明听，其耳提面命，继往开来，德造豪杰，不既宏深乎！”文教益茂，转为博士，翊赞皇猷，文风丕振。时广之潮州缺刺史，皇上悯潮民素苦于贪残，即擢之莅潮。诸缙绅都门祖饯，一时荣何如之。当日宋仁宗劳大参赵清献出守成都，非黜之也，为蜀民计父母也。公之刺潮，盖先后一辙矣。五年在潮，省刑罚，薄税敛，抑权贵，屏金刑，不惟十县属吏清正惜民，而岭表十郡同寅亦何不是则是效。节财爱民，奉公守法，皆不敢见短于公。正己而物正。昌黎化鳄鱼暴，公殆昌黎之复生欤？及其去任而升两浙大中丞，潮人奔走悲号，无计挽留以遂借寇。况钟守吴一十九年，民不忍释。公之深仁厚泽，其又过之乎！公自入浙，分巡杭、严、武林，诸郡多不育子女，而亲死火葬。公到即首示以孝慈，甚至三谕。不从则重绳之以法。悉洗其不美之弊俗，而焕然孝慈遍洽。公其大有造于浙民欤？任满入朝报政，三法司嘉其廉公有能，学邃德广，蕴坐平之，而且中贵不敢梗商贾，倭夷不敢扬海波。黄福在交六年而六年化，公居闽两任而两任治。他日郭尚书非他人，必公也。庚子春，四川首杨应龙，贼杀五司七姓，入寇綦江。朝廷以西北有警，起公巡抚云、贵。公毅然以平虏自任，督五路大将军，荡平贼垒，歼厥渠魁。即其反地，开立遵义、平越二府，总隶八县、二州。公不惟扫除百年强虏，而开疆展土，厥勋良懋哉。其冢子孔建、二子孔阳、三子孔潮，皆善之人杰。语功名，仅拾芥耳。指日行义达道，则立朝大节，经纶事业，当不让唐时汾阳王下矣。公今已陟公车，坐部就列，其成德大业，宁有既邪？公有五省新民之治，风闻难以枚举，姑取其折狱明刑数百条，开列于左，庶薄海内外，亦知我公新民之所自云。

公案小说集

欺 昧

富户重骗私债

浦城县北乡九日街，有一乡民刘知几，因郡知府命他为北京解户，解银五鞘入京。刘知几因缺盘缠，托保立批与本乡富户曾节，借出纹银一百两，前去过京。知几领得银来，遂别家中，到府押鞘，前往京去交纳。来往耽搁一年。旧年八月出门，今年八月始回。且喜平安无事，入府缴了批文。适家中时年大熟，遂将田上稻谷粃银一百三十两，竟到曾宅，完纳前债。曾节喜其老诚，留之酒饭。忽值刘家着人来赶知几回家干场急事，又值曾节被县中催去完粮甚紧，两在忙迫之中，曾亦忘写受数，刘亦忘取借批，两下就此拜别。不想过了数年，曾节在帐簿中，寻出刘知几亲笔借批，陡然昧起心来。即时着家人，到刘家索前银。说他拖欠多年，怎么不完。知几见他家人来说，一时忘记。少间付得，即答曰：“债无重取，罪无重科。前年本利，尽数完纳。止因你家主往县事迫，我又归家甚紧，特未上簿，未取原批。此乃人心天理，尔去拜上家主，瞒心事做不得，头上有青天！”家人只得回去报知主人。曾节又着人来取。刘知几见他再来，遂闭门不理，说道：“尔家曝了天理，就是知县上门，我亦不该重还。”那家人无奈，亦只得归去，报与主人知道。曾节初时只说：“刘不记忆。”谁知弄假成真，遂具状告于浦城县朱大尹台下：

告状人曾节，系三十九都民籍，告为地虎蒙骗事。曾苦治农产，积蓄贍命银壹百两，预备葬资。地虎刘知几，领府钱粮、元宝五鞘解京，称言缺少路费，串中王玉七，蜜言立批，尽行借去，约至本年交还。不料虎食无虞。自京抵家，公然延挨，不理屡取，扬言已还。银上百两，身命所系，文契血证，债敢重科？恳乞仁天，追银活命。上告。

朱大尹接了状词，细看一遍，即票差承刑前去拘得刘知几，前来对理。

公案小说集



知几见拘，即写下诉状，赴县诉曰：

诉状人刘知几，甲年在籍，诉为平空黑天事。身充解户，托中借银是实。彼年京回，八月初三即将银本利一百三十两，一并全完。两因忙迫，彼无受数此未取批。节欺乡民愚蠢，又无证据，故执前券责偿，哄告爷台。银上百余，五年寂不来催，明欺原批在手，得肆虎吞。恳乞劈冤，生死感德。

朱大尹看了诉辞，即叫曾节到堂对理。曾节曰：“小人全赖此银活命，今被刘知几尽行骗去，一家待毙。望乞老爷申冤！”刘知几曰：“小人彼年八月，委实本利全还。只是曾节见无受数，尚存批文，故来重取。”大尹曰：“借银既是实，则欠银亦是实。但或还本还利，必有一欠，未必两还。尔莫昧心！”曾节曰：“莫说本钱，就是这几年连利钱，分文也不肯还。”知几辩曰：“焉有一百余两银，借五年并不提起？”曾节曰：“焉有还了银子，不取批文，不写受数，并不凭一中人？”两下争辩起来。朱大尹大怒，即将刘知几责打十板，押出要完前银。刘知几延了半月，只是不还。曾节又来催状，朱大尹怒曰：“乡间有此刁民！”拿刘知几到衙，又打十板，骂曰：“莫说曾节之银，你不肯还，就是我押你出去，你亦延挨半月！”吩咐手下：“把这狗才监起追给。”刘知几听得要监，乃告知县曰：“限小的出去三日，办银来完。”大尹准限。刘知几走出衙前，思量半晌。自忖只有府中郭四府，善能为民申冤。即时搭舡下府，明日五鼓即写状，到理刑馆郭爷处去告：

告状人刘知几，系浦城三十九都民籍，告为捞救事。前年身充解户，凭保明借同乡富户曾节文银一百两正。京回，彼年八月初三，连本利一百三十两，一并完足。祸因促归，未写受数、未缴原批。不料，豪乘两隙，捏告本县。县官不理，只是追银。小人冤不得申，奔台控告，乞怜申冤，衔恩无任！

郭爷将状，从头至尾，详阅数次。问曰：“尔果借银还银，从实说来，我好断理。”刘知几曰：“小的借银经今五年，若是未还，岂得到今不取？只为当时事忙，未讨得受数，未取得借批，酿成此祸。县中朱爷一时被他瞒过，望老爷青天，代小的申得此冤，万代感恩！”郭爷曰：“尔不要吊谎。”刘曰：“小的吊谎，就该万死。”郭爷曰：“也凭不得尔，且把收监。”禁子带刘入监去了。郭爷即吩咐承发房写下一纸拿强盗窝主牌票，说道：“本府已拿得劫人强盗周同、蒋异，供得窝主系浦城三十九都曾节，金银财物，悉藏曾家。仰该县速拘犯人，连赃解府听审。承差捕盗游信。”游信当堂领得此牌，就带三

公案小说集



四跟随径到县堂下了公文。朱大尹看了来文，说道：“曾节原是富户，怎么干这勾当？莫非这人果反？前日刘知几一场公事，却不是我误他？”乃即发县差两个，同府差四五人执票径到曾节家中。游信问曰：“谁是曾节？”曾节答曰：“小老便是。”游信取出铁链，登时锁了。曾节不知来头，乃曰：“愚老平昔无事干犯府上，长官何事锁我？”游信取出牌来，望曾节面上一掷。曾节取牌一看，见是强盗扳他窝主，乃对公差曰：“这是白日黑天！但官差吏差，来人不差。”即整酒款待，府差每人打发一两，县差每人三钱。即收拾家中生放银两及流水逐日帐簿，同差人径赴县中。知县发牌，起解入府。游信进馆禀曰：“拿得窝主犯人到了。”郭爷叫带他人来。郭爷一见曾节，连说：“好个窝主！看此人横恶，不消三推六问，取赃上来，验过便是。”曾节哭诉曰：“小的银虽有数两，却是自己经营得的。原有流水簿两扇记载逐日出入，并无纤毫外来之财。望老爷观簿，便知端的。”郭爷曰：“拿上簿来。”先观出簿，从头详查。见内一行载道：“癸酉年八月十一日，刘知几解粮上京，借去纹银一百两正作盘缠，凭中叶文。”又观入簿，寻至内中一行，又载道：“甲戌年八月初三日，收刘知几本利文银一百三十两，大小六锭，知几自交无中。”郭爷观罢，将簿发与曾节，叫手下取粗板过来，将节打下二十。打到十五，曾节忍痛不过，喊曰：“小的委实不是窝主，爷爷忍把屈棒打死良民！”郭爷曰：“尔不是窝主？”叫禁子取前日那强盗来对辞。禁子取得刘知几来到，曾节见了知几，便问曰：“尔是强盗，尔自承当。何得妄扳我做窝主？”知几曰：“尔不是窝主，怎么昔年还了你一百三十两银子，尔平白在朱爷处结告，更与我取？”曾节曰：“那时有借无还，我来告尔。”郭爷曰：“这个老畜生，一发该死。尔那出入簿，俱载明白，何得昧心骗人？本该重打，看尔老面，罪却不饶。”曾节情知理亏，低头画招。郭爷笑曰：“这刁老畜生，我若不把窝主扳尔，杀死尔也不认。”即援笔判曰：

为富不仁，见憎于阳虎。取之有道，不犯乎明条。执故□而重征，欲以一手掩人双目。特无凭而勒索，将为愚人可以术笼。曾借刘还，取予自当。券存再骗，财利迷心。据出入簿，曾节不合，乘机搆衅还两次债。刘岂肯畏法从奸？利银三十两，给断还刘以惩曾之科骗。罚谷五十石，交纳上官，以做曾之横豪。县官朦胧不决，罚米七石。知几冤恨得伸，释之宁室。

公案小说集



断客人失银

建安县大州园范达，以磨豆腐营生。一母一妻，勤苦持家。三口只是安分度日，并无嗟怨。一日，年至十二月二十六日五鼓，其妻陈氏呼之起曰：“人家俱在备办过年物件，我知尔虽贫，亦要早起，做几作豆腐去卖。倘攒得分毫，亦好买些柴米过年。”达听妻言，即来往河下挑水做豆腐。天尚黑暗，走到水边，却在人粪边脚踏着一银包，将之举起，约有两斤多重。达想：“此是谁人早起净手掉落在此，且待他来时还他。”候了多时，不见有人，乃挑水归家。放下水桶，将银报与母、妻。其母王氏曰：“我等□母，这等小心做生意，尚讨不得吃。这银子一定是甚么客人归去，起早失落在此。客人这银子是一家待命。尔若拿了他的，他寻不见银子，或是赴水自尽，或是一家埋怨。尔可速将此银，送在原处去还他。”范达听母之言，连忙执银走到原处。只见一客人走在那里啼哭寻银。范达向前问曰：“客官为甚啼哭？”那客人曰：“我是徽州人汪元，在家将田典得三十两本钱，打漆在你府中卖。昨日收得本利银四十余两，包作一包，清早起来大便，一时遗失，不知下落。若有人拾得，我情愿与他平分。”范达曰：“尔银是甚么包的？”汪元曰：“我银是青绢包袱包。”范达曰：“我才见人拾去，你肯分一半与他，我便引你去接。”范达乃领得汪元到家，便报母亲曰：“我寻得失银客人来了。”一时轰动，两边邻里俱来观看。范达即拿银出来，对汪元曰：“凭众人在此，我也不要你平分，你只把四两与我做本钱也罢。若我后日做得好时，这四两亦奉还你。”汪元不得银到手，即时许诺。范达递过银子，汪元便将银收起说道：“这银俱是整锭，难以凿开。我店在临江门，你同我到店中，取银与尔。”众人见汪元欺心，大家骂他：“你这客人好不知礼！先前许分一半，如今连四两亦不肯秤。若到尔店中，我想一分也无。今日我众人与此，范达亦是一片好心，你可将银出来，剪四两与他。”汪元陡然变色曰：“范达与我讨银，干你众人何事？”众人不忿，揪倒汪元，乱打一顿。汪元翻转脸皮，反喊叫地方说道：“范达抢他客本八十两，欺凌孤客。”大家扭到府上，正值邵廉知府坐堂。汪元即口告曰：“小人徽州客人汪元，贩漆在爷台发卖，得银八十五两。年终促归甚急，五更独自出门，陡撞恶棍范达挑水，怒身撞倒他水，扭身乱打，乘浑抢去漆银罄

